

opusdei.org

圣施礼华的最後一役

胡立安·贺瑞斯Julian Herranz
枢机主教亲述圣施礼华於1975
年6月26那日的最後一刻。

2009年6月22日

胡立安·贺瑞斯枢机主教出生於1930年3月31日，当他在1949年仍在攻读医学时，加入了主业会，并在1955年8月7日进铎为主业会的神父；他持有教会法学位。

在1960年，他被罗马教廷圣职人员训导部徵召，也因此从1994年到2007

年间，担任宗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的主席，并於2003年晋升为枢机主教，被视为教会法的权威。他在2007年退休後，继续担任法典条文解释宗座会议的荣誉主席。

2005年，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後，贺瑞斯枢机主教发行了一本回忆录“Outside the Walls of Jericho”《耶里哥城墙外》，记述了他和圣施礼华度过的岁月，以及在梵谛冈特别是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起工作的日子。此文便摘自於此书。

在圣施礼华过世那时，贺瑞斯枢机主教住在主业会中心泰瑞园，毗连於圣施礼华住处--主业会在罗马的总部。

* * * * *

6月26日那天，我依时在快要一点半时，从梵谛冈返回泰瑞园。当我一到达时，秘书长马上通知我：

「请快上来，父亲就要不久人世了。」

我的心顿了一下，边祈祷边快步上楼。当我来到二楼父亲的房间时，欧华路主教正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对我说：

「来、快来，你也是个医生。」

我马上进去，并发现父亲身穿长袍，躺在地上，面容安祥，但是没有了呼吸。

若瑟·路意斯·索利亚Jose Luis Soria 是一位司铎也是位医生，他已为父亲进行人工呼吸。而後我们交替著做，继续著毫不间断，同时也为父亲做心脏按摩。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麼，但是我猜想父亲是心脏停跳，这也是後来他们告诉我的消息。我接受天主的旨意，然而请求祂不要这麼早就召回他。当我跪下时，我全心全意地请求天主用

我的生命来交换父亲的生命。我告诉天主我的命不值钱，父亲的命却对每一个人而言却是很重要的——他的孩子、教会、整个人类。

若瑟·路易斯和我不停地为他做人工呼吸。一次、然後再一次、又再一次... 我们沉默不语、双眼充满热泪，最後我们知道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无功。一切死亡的迹象都逐一呈现了。

欧华路和蔡浩伟俩人一直以来都陪伴着父亲、细心地照顾他，他们正式把这最悲痛的消息告诉聚集在隔壁房间的理事会委员。欧华路也打电话给女生中央咨询会。在处理这两个情况下，他都在有关孝敬和管理两方面给了他们适切的忠告。

我们也随即将父亲的遗体转移到和平之后小圣堂。

几小时後，我穿着司铎祭服，在父亲的遗体面前祈祷时，很多温暖的回忆湧上心来。记得1953年圣诞节，父亲

在客厅壁炉边取暖时，对我们吐露了内心话。

他说他要写一本关于一只驴子的书，那只他很能感同身受的圣经动物，因为牠在白冷城带给耶稣很多温暖，并凯旋地将祂带进耶路撒冷。牠是一只通常被人们忽视的动物，但是父亲将牠作为我们的榜样——谦卑而工作耐劳、忠贞地为和平和爱而奋战，这些特质就是主业会的孩子们和所有的基督徒们所受召要传播到全世界的。他说如果有时间写这本书他会替它取名为《水车边的驴子生平冒险记》。

然而，天主却在父亲还未完成这本书之前把他召去了。不过从他的谈话中所留下的字句(有些还经过他亲笔校正)，他们为父亲曾要求把这些场面雕刻在圣神降临堂 (Pentecostes) 的座椅背後的小驴子场景加以注解。那一幕幕都是他这一生的象征。在“驴子神学”中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场景中，有一幕是这样写着：

「小驴子想要活到圣诞节，再一次用牠的呼吸温暖圣婴。虽事与愿违，但在某种程度上，牠亦在场，因为在那晚的大喜讯裏，天使来了，并用牠的皮，製成铃鼓和小鼓。」

驴子的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牠是在工作时死去的，并在死後让自己身体被加以利用，牠的皮被製成鼓：「大鼓用在战场上，小鼓用来歌颂天主之子。」

父亲就是如此般地逝世。

.....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article-165/](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article-165/) (2026年4月10日)